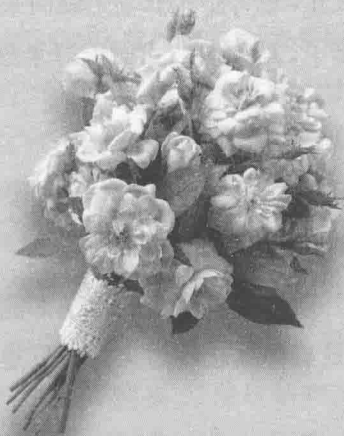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第十五章 如果不相爱，谁愿意低到尘埃里

那末了的一句几近带着祈求的意味，如果不是真爱，谁愿意将自己的身份放低，甚至愿意低到尘埃里。





梁珂今晚值夜班，交代安好去护士办公室找她。

安好来到护士办公室，里面有几个长相清秀的姑娘在忙着配药，她只好向她们打听梁珂的去向。

“刚才来了个急救病人，护士长过去帮忙了。”

“那她大概多久能回来？”急救，可能短时间是解决不了的。

“这个不一定的，要不你坐会儿，也许护士长马上就回来了。”

“那我出去一下，如果她回来了，麻烦你告诉她安好过来了，让她给我打个电话，谢谢。”

“好的，没问题。”

说完，安好就退了出去。

特护区的病房走廊又长又空，就算铺着厚实的地毯都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。她来过一次，还是莫怀远送她过来的，只是后来遇见齐楚舸，她便要求立即出院。

那个场景居然被梁珂撞到，还被她拿出来笑话，那时的自己，肯定狼狈极了。



她边想边走，走廊那头突然有脚步声传来，她下意识地向前看去，一个挺拔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。

安好有些心神恍惚，她甚至怀疑自己花了眼。

她不敢眨眼，生怕一眨眼眼前的人就消失不见了。他走得很快，似乎在沉思，眉心拧成一团，根本没看到她，就那么步履匆忙地朝她走来。

就在安好以为他要跟自己擦身而过的时候，他的脚步突然停住了。

莫怀远难以置信地转头看向身旁的人。

瘦了，精神也不太好，有点儿蔫蔫的。

安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，一下一下，坚定有力地撞向胸口，像是要把那里撞开一样。她忽然不知道手应该怎么放，就这样无措地低头不看他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还是莫怀远先出了声，不能不说，今晚一场场意外像是早就编好的情景剧。杨依倩握着刀要割腕的时候，她来了电话，在他犹豫着要不要去找她的时候，杨依倩居然进了医院。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是因他而起，他应该来看看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她。

“我来找梁珂。”看样子他似乎也很意外，安好揪着手指，缓缓回答。

声音很轻，却流利清晰，没有之前担心的隐隐发颤。

“安好，回头。”梁珂的声音自背后传来，安好觉得心口一抽，像是缓过点儿劲了，她转身看向梁珂。

“莫怀远，杨依倩在611，伤口不太深，但也挺严重的。”

梁珂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来，将安好护在身后，一脸防备，“杨满仲来了，等你呢。”

说完，她扭头看向安好：“来了不晓得等我一会儿，乱跑什么！”然后拉住安好的手，拖着她打算离开。

“梁珂。”莫怀远伸手拦住，语带警告。

“莫怀远，我不晓得你安的什么心。”梁珂似笑非笑地盯着面前的男人。此时他心中百转千回找不到个出口，她非但不同情，反而很乐见他纠结其中。

“阿珂，我有事找你。”有剑拔弩张的火药味蔓延，原来他是来看杨依情的。安好拉住梁珂，目光里带着请求，她撑不了太久，要赶快离开。

“有事待会儿再说。”梁珂明显被她的目光触动，刚才情绪还控制得很好，这会儿却乱了分寸，“莫怀远，你既然有了杨依情，为什么还要去招惹安好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杨依情这一招真高呀，你警告她不能动安好是不是？所以，她才狠下心来对自己下手。她从杨满仲进病房开始就边哭边哀求，爸爸，不要怪怀远，是我太爱他了。啧啧，多伟大、多无私、多深沉的爱呀，她以为她是阮芷馨吗？她觉得她做得了阮芷馨吗？她觉得杨、莫两家会让悲剧重演吗？莫怀远，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好事将近了啊？”

安好终于听明白了事情始末，难怪梁珂会崩溃，这一出像极了她跟项明轼的纠缠爱恋。

“梁珂，你冷静一点儿，这里还有其他病人。”与她相反，莫怀远异常平静。

“放心，我冷静得很，怎么，不想让我说了？你们这群自大



的男人，总是以为能主导一切。莫怀远，骄傲如你，我能问问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你打算把杨依倩摆在什么位置？你打算把安好摆在什么位置？”梁珂咄咄逼人，她被安好的委屈刺激到了，若一开始就是定好的，凭什么还去碰真情，为什么还要拉着无辜的人掺和进来受伤？

“安好，我晚点儿跟你解释。”莫怀远看向梁珂身后的人，遇见的时候，她灼灼的目光一点点暗淡下去，慢慢地冷却，不带一点儿温度。他有些心慌，却无力控制局面。

“我们早就分手了，你没有义务向我解释什么。”安好微微一笑，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，她由衷地佩服起自己来。

“你们什么时候分手的？你们根本没有在一起过，呵呵……”梁珂说得更狠，“对了，上次相亲感觉怎么样，还满意不？走走走，我饿死了，浪费精力却抢救要死不死的人，好好，陪我去吃东西！”

“梁珂，你没有权利对别人的爱情指手画脚，项明轼是怎么教你的？”莫怀远目光一沉，本来隐藏得很好的情绪爆发出来。她不是说先冷静一下吗？可她居然去相亲了！那她把他当什么？他觉得这件事到了不得不说明白的地步，他知道这样放她走，或许就再无任何可能了。

“我对你指手画脚了吗？天哪，莫少，我哪儿敢呀？您背景雄厚，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敢随便指点的吗？安好，你是不？”梁珂被莫怀远的言辞刺激到，稍稍平复下来的情绪又起了波澜。

“阿珂，我们走吧。”安好已经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纠缠，站在这里争吵，被别人听到也不好，明知道梁珂是在帮她出气，她却连一点儿说话的欲望都没有了。



“安好，你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感情的吗？”莫怀远盯着她的背影问。他是有不对，可他不是神，不能控制意外的发生，他今晚不过对杨依倩摊牌，他不会娶她，没想到会闹成这样。杨依倩激进，向他施压，他清楚以后的路不再像之前那么平坦，他也需要有人支撑，有人鼓励，而那个人，就是她。

安好脚下一顿，连心跳都停了一拍。

“我晚上确实跟杨依倩待在一起，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她正拿着刀要割腕。她情绪不稳，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不管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，我为什么会丢下她一去不复返？你说分手就分手，你说冷静就冷静，你还去相亲？安好，我很想问你，齐楚舸能让你黯然神伤，那我又算什么？梁珂问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问问你，你又把我摆在什么位置？”

安好只觉得浑身发冷，梁珂似乎也察觉到了，用力捏住她的手，仿佛是在给她传递力量。

“知道她为什么寻死觅活吗？我不过告诉她，我不会娶她。”

最后一句，异常轻描淡写。安好心头一震，杨依倩爱这个男人吧，要不然，她不会为了他自杀，只是，她若是听到这个男人对她的死活那般轻视，应该会更难过吧。

“别腹诽我无情，杨依倩最爱的是她自己，她掌控不了我所以心有不甘，那只是征服欲。安好，你懂不懂？”

他居然轻易看透她心中所想，安好呆呆地看着他，那熟悉的眉心，那久违的气息，无一不是她想念的，可是，他的心不是寻常人能掌控的，她有些无力，对这意外相遇后的激辩无力。

“杨依倩当不了阮芷馨，我也不会让你成为第二个梁珂，请你相信我，好吗？”事情越来越错综复杂，他知道理当快刀斩乱麻，只要一想到她巧笑嫣然地去相亲，他就忍不住焦躁，他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出现。还有，他抽空要好好警告项明轼，看住他的梁珂，不能由着她这么乱搅，惹到他了，他就真不管谁是谁的心头肉了。

那末了的一句几近带着祈求的意味，如果不是真爱，谁愿意将自己的身份放低，甚至愿意低到尘埃里。

他是在乎的，只是两个人都太骄傲，或许自己不该那么执拗，安好几不可闻地轻叹了口气，缓缓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像是给予他信任，更像是给予自己勇气，或许那一晚在包厢，他趁她喝醉猛然吻下来的时候，她的心就被他弄乱了。只是这一路走来，不清楚是自己不够勇敢，还是他太强势霸道，她不想去想了，那就把一切都交给他吧。

莫怀远不再看她，只是目光幽深地扫了一眼梁珂，再没说什么，举步朝梁珂刚才指引的病房方向走去。

推开病房门，床上的人在跟来探望的人说话，一抬头看见他，嘴微微张着忘了合上。

“怀远来了。”病床边的人察觉到异样，回头朝门口看了过来。

“杨叔。”莫怀远朝病床走去，礼貌地打着招呼，却不问床上的人好不好。

“坐。”杨满仲抬眼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，大度沉稳，确实是上等佳婿。他老来得女，一直捧在手心里疼着却从不娇纵，这次女儿为眼前的男人闹自杀，虽然有失颜面，可又不能不承认，

莫家的儿子确实值得女人倾心。

“远哥哥。”似乎对来人的态度很不满，杨依倩委屈地轻唤。

“怀远，杨叔老了，不太经得起孩子们折腾了。”表面上是示弱，其实是暗中施压。经不起折腾，那就不要折腾了，早点儿把婚事办了，让所有人都安心。

“杨叔说的哪里话？您正值壮年，我们这些做小辈的也没乱折腾，有些事还是越早解决越好，拖得太久，伤人累心。”莫怀远正色道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些事明着暗着已经被提过很多次了，这一次，他没想过继续敷衍下去。

若还是身负婚约，某个人怕是不会给他任何机会了。

“你有这样的打算最好，等倩丫头好些了，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喝喝茶，很久没见你父亲了，他近来身体如何？”杨满仲的目光掠过女儿，她本来苍白的脸上飞过一抹红霞，她闹这么大的阵仗引他来，不就是希望做父亲的能为女儿出头吗？罢了罢了，女大不中留，只要她真心喜欢，那就依了她吧。

“在莫家，孩子的事都是孩子自己做主。”莫怀远顿了顿，“我今天就是为自己的事来的。我不会娶依倩，我不爱她，杨叔，若您真心疼她，就应该劝她找个真心疼她的男人好好过日子。男人在外，逢场作戏在所难免，特别像我这种不务正业的生意人，有时候应酬一下闹闹绯闻增加曝光率，可能还有助于生意发展，为了利益，我避免不了。哪天喝多了真闹出什么私情，若依倩知道，她那倔强性子，今天割手腕，明天闹绝食，这日子肯定没法过。再说，项家的事杨叔您也应该有所耳闻，今天她抢救及时算是幸运，若是不及时呢？难道您舍得宝贝女儿成为第二个阮芷馨？”



“混账！”杨满仲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手指颤抖地指着莫怀远的鼻子。

“爸！”杨依倩惊觉到形势急转，她知道事情不会像她希望的那般水到渠成，她就是想拖，只要能拖住他，她就还能争取时间，就还有希望。只是，看来莫怀远是不想如她所愿了，但她不允许父亲对他改观，家人一定要支持她所想才行。她太了解莫怀远的身世了，像他们这样出身的人，很多东西根本不是自己说了算，家里的意见占主导。若不是如此，怎么会有阮芷馨这样的悲剧发生？

“杨叔，来之前我已经问过医生，依倩没什么大碍，趁事情还没有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，我今天把话挑明了，这样对我、对依倩都好，希望您能理解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”莫怀远知道这事肯定没完，虽然他这样做没顾全杨家面子，太过鲁莽，可他也不打算把自己的幸福交到别人手上。他是莫怀远，不想做的事情，任何人都勉强不了。

话已至此，也不管面前的人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拉开门便走，脚步飞快，直奔梁珂那边，希望她还没走，希望还来得及。

“真香呀。”梁珂大口嚼着饭菜，一脸的满足，看来真是饿坏了，对食堂里的饭菜都能给予这么高的评价，“怎么，想我了？突然说要来找我，吓我一跳。”

“嗯，是挺想你的。”安好轻嗯一声，承认下来满足她的虚荣心，抬眼打量她的办公室，大书柜里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很多文件夹，一张两人座沙发，估计没事的时候可以蜷缩着躺一会儿。

其实，按梁珂的出身，根本无须在这儿受罪。

“别看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挺简陋的，我喜欢让自己忙碌点儿，这样就没闲工夫乱想。”梁珂低头扒饭，根本没看她，却一句就点破了她的心思。

“你这样其实也挺好的。”安好笑着点头，是这样的，忙的时候反而充实，一旦手里没事做反而慌乱，怕想起一些人一些事而难过，“我妈病了，你见的病人多，我想着到你这儿兴许能打听点儿有用的东西。”

“没什么事吧？”梁珂一惊，塞在嘴里的菜都忘了嚼。

“还不知道，说是要手术后才能确定，肺上有阴影。”安好叹息一声，心中忍不住焦躁。

“肺部感染的时候也会因为积液产生阴影，你别一听到阴影就往不好的地方想。”梁珂安慰道。

“希望是吧。”听到她的话，安好略微安心，希望只是一般的感染。

“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”

办公室门虚掩着，莫怀远连门都忘了敲，直接就推门进去。屋里的人意外地打量着眼前的不速之客，个个眼睛都亮晶晶的。

“梁珂。”

“护士长在里面办公室，我帮你叫一声。”有人起身。

“不用，我自己去找她。”莫怀远拒绝，也不等小护士反应，直接走向右侧的门。

门从里面反锁了，莫怀远扭动把手，门没有动。



“谁？”梁珂的嗓音拉得很长。

“梁珂，我找安好。”莫怀远直接道明来意。

“她走了。”梁珂瞥了安好一眼，冷冷回道。

安好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找她，一时有些无措。

看出她的模样，薄唇一动一动的，没有声音，梁珂用不屑的眼神看着她。安好看出她的鄙视，伸手理了理额前的刘海儿，假装视而不见。

“我进来看看。”莫怀远当然不信，没事反锁着办公室的门，肯定有鬼。

知道他不会轻易罢休，安好耸耸肩，打算起身去开门。

“你想好怎么面对他了吗？”梁珂伸手拦在她的面前，“安好，我不想让你受伤。”明知道会痛，为何不在痛之前就斩断呢？

“不试怎么会知道？”安好微微一笑，有时候伤痛可能是短暂的，撑撑或许幸福就会来了。之前她太懦弱，爱就会痛，那就不要爱了，可是幸福呢？没有痛过哪能感受幸福的可贵？

“你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了？”梁珂盯着面前看似柔弱的女人，柔中带刚，脆弱不过是表象，那明明是一种坚忍。

“不是下定决心，我现在没有精力去考虑爱情，只是不想这么快否定一切。”安好眉间带着笑意，一步步走来，跟莫怀远的感情，都是他主动，她被动，她犹豫所以徘徊，他霸道，无所顾忌地靠近，逼迫她一点一点看清自己的心。

“我支持你。”梁珂拍拍她的肩，这样的安好是她从未见过的，她知道自己的心，也有勇气听从自己的心，她比之前更坚强，也没有那么容易退缩了。



“知道。”安好抱了抱她，“阿珂，我们都是好孩子，都有拥有幸福的权利。”

“嗯，去吧。莫怀远可是厉害的主儿，你得用心拿捏，小心被他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。”梁珂笑话道，幸福，好像离她很远，她想抓，却无力。再说，她的幸福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情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门外的人似乎已经不耐烦，门敲得震天响。

安好走了过去，一把拉开门，门口的人还举着手，摆着继续敲门的姿势。

“走吧，我们出去说，别人还要上班。”安好看也不看他，绕开他直接朝外面走去。

莫怀远看向屋里的梁珂，只见她挑着眉，一副你奈我何的表情。他回头看了眼已经快要出门的身影，边掏手机边转身追了出去。

她走得并不快，好像在等他，莫怀远几步上前，抓住她的手。

“跟我走。”他不觉得医院是个聊天的好地方。

“去哪儿？”他手心的温度烫到了她，熟悉又温暖。

莫怀远没理她，只牵着她很快到了停车场，然后一把将她塞进自己的车里，发动车子迅速钻进夜色里。

七弯八拐，速度终于渐渐慢了下来，最后像是拐进了公园。大片大片的草地已经枯黄，高低起伏的树木摇曳着。

“这是哪儿？”车子突然在一条鹅卵石堆砌的小路前停下，安好推门下车，感觉四周有些寂寥。

“你猜。”莫怀远也下车绕到她面前。

“你不会是披着人皮的狼，脑子里尽是坏水，把我骗到这里想着怎么把我卖个好价钱吧？”安好边说边趁他不注意，伸腿在



他脚下一绊。

其实她很开心，在决定信任他的时候，迷茫了很久的心，突然豁然开朗。母亲的病或许不像自己想的那么严重，学校的事情或许也不是那么乱，其实还是有关心态。心态既然那么重要，那就听从心的选择吧。

莫怀远没想到她会来这么一出，收脚已经来不及，好在反应迅速，干脆两脚并拢，直直蹦了过去。

“原来满脑子坏水的狼是你。”莫怀远点了点她的鼻尖，“卖掉你，你觉得什么价钱合适？”她这是第一次在他面前调皮捣蛋，他忍不住窃喜。她对他终于不是之前那副防备的模样了，他略低着头看她娇俏可爱的眉眼，舍不得移开眼。

“哼！”安好伸手摸了摸鼻子，嘟着嘴朝前走，也不等他。

“跟我来。”莫怀远赶忙走上去领着她，绕开大树，几座楼房显露出来。

很快进了其中一幢，上了电梯。安好安静地站在他身旁，看着他伸手按电梯数字键，指形修长，指甲也修得很整齐。

“小狼，想什么呢？”莫怀远察觉她愣愣地盯着电梯数字键，顺手敲了敲她的脑袋。

他力道把握得很好，落在头上一点儿也不疼，安好却故意倒吸冷气，用眼睛瞪了他一下。

“打痛了？”看她痛得面容扭曲，莫怀远讪讪地问，“我帮你看看。”说完就去摸自己刚刚敲的地方。

安好啪的一声打掉他的手，提脚就在他的裤角蹭下一串灰灰的印子。



“啧啧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；小人报仇，刻不容缓。”莫怀远笑容满面，反正到家了，也懒得去拍裤子上的灰，叮的一声，电梯抵达。

这样的多层楼房配电梯本就奢侈，居然还是一梯一户，简直是浪费得令人发指。莫怀远开门牵着安好进屋，两室一厅的户型，装修简单大气，却无处不透着用心。

“你家？”鞋柜上边只有一双纯蓝色的男式拖鞋，安好见房间里收拾得干净整齐，不好意思穿着鞋子直接踩进去，只能立在门口。上了电梯她就猜出这到底是哪儿，狡兔三窟，她就这样傻傻地被狡兔带回了他的老窝。

“嗯。”莫怀远从鞋柜里拿出双新的拖鞋递给她，同样的颜色，同样的尺码，估计是给他自己准备的。

“你不怕我看到不好的东西？”安好边换拖鞋边笑问。

“查岗吗？请随意。”莫怀远比了个请进的姿势。

进了屋，莫怀远招呼安好坐下，倒了杯水给她，然后便进了卧室换衣服。

坐了会儿，觉着无聊，安好端着杯子参观起来。卧室的门关得严实，怕她偷窥吗？哼，她才不稀罕看呢。另一间房门虚掩着，推门一看，半边墙壁居然满满的都是书。她忍不住惊呼一声，放下杯子就随手抽了本出来，翻开来一看，大堆大堆的数字，只觉得眼花缭乱。

“安好——安好——”

莫怀远在客厅里喊，她赶紧放下书准备出去，哪晓得一时忘了自己的水杯，只听咣当一声，水杯打翻了，湿了桌子和地板。



“呀！”安好惊呼一声，就去抢救桌上的书。

有人飞速推门进来，一把扯住她的手，捏在手里认真检查。

“怎么了？有没有烫到？”语气急促，有着掩不住的担忧和关切。

“书，书打湿了。”水本就不烫，而且放这么长时间早就凉了，眼看着水漫书桌，安好急得直抽手。

“打湿了晾干就是。”见她没有烫到，莫怀远舒了口气宽慰道，手却没有松开。

“书打湿了容易坏。”安好听到他的话愈发内疚，可他紧捏着她的手就是不松开。

“坏了再买就是，重要的是你没事。”他拉起她的手捂在自己胸口上，“刚才吓我一跳。”

手心传来他的心跳，一下一下，清晰有力。

“怎么跑书房来了？”莫怀远轻声问。

“不是说了查岗嘛，进来瞧瞧有没有收获。”安好笑。

“有吗？看到什么？”

“还没来得及不是就闯祸了嘛。”安好扯扯嘴角，还打湿了他的书。

“没尽兴是吧，行，这屋子你检查吧，包括我的人，要不要零遮掩，敞开了给你找？”莫怀远坏笑，离得很近，他可以闻到她身上散发的幽香，心脏有力地撞击着胸口，越来越快，她的手触碰的地方，血液一点一点升温。

“流氓。”安好白了他一眼，他头一次在她面前露出痞痞的样子。



“其实我更想要流氓。”话音未落，莫怀远便将她一把推到书墙上，按住她的肩，吻紧跟着袭来。她的味道他想念得太久，简直就是煎熬。

安好只觉得脑子里似有惊雷炸响，他的吻太炽烈，仿佛引燃了她身上的血。她被他困在怀抱和书墙之间，鼻间还萦绕着淡淡的书香，身体里的血液在沸腾叫嚣，她透不过气来。他的吻越来越急切，绞得她的舌生疼，这点儿疼，刺激着她保持清醒，不要沉沦。浑身轻微战栗，身体深处有什么东西跟着血液一起被引爆。

吻在继续，莫怀远空出一只手缓缓下移。先是脖颈，再到精致的锁骨，细腻的肌肤手感极好，等触到她胸前的柔软的边缘时，稍稍迟疑了一下，下一秒手便滑了进去。

安好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开始颤抖起来，心里明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身体却无法控制地接受着某人的探索。全身都使不上劲，若是他突然放开她，只怕自己会直接滑坐在地上，安好不想那么狼狈，便张开手臂用力地攀住他。

莫怀远知道她有了反应，便将她拉进怀里，不靠书墙支撑，温热的大手在她身上游弋起来，收回唇，在她耳边轻轻吹着热气问：

“好好，可以吗？”

可以吗？

……

他的声音压抑得有几分嘶哑，安好迷茫地看着他，漆黑的眸子里似燃着一团火焰，将她的身影包裹起来。

回屋后他换了普通的T恤，灼热的体温透了出来。

他的坚硬紧抵着她的腿侧，安好料想他现在肯定十分难受，





可是关键时刻他还是先顾及她的感受，不是不感动，思绪慢慢转动，意识也一点点清明，其实，真的太快了。

安好，不要那么快，有个声音在警醒自己。

好不容易抓回理智，安好一把推开面前的人，感觉力气恢复了些，撑起身子逃也似的冲了出去。莫怀远被她一把掀到地上，看着她奔出去的身影，忍不住大笑起来……